

龍虎浪俠

上

柳殘陽 著



内 容 介 绍

他是一代奇人“四灵神君”之子，年轻有为，练成绝世神功。他出道江湖，行侠仗义，扶助弱小，以诚待人，赢得了众多朋友，成为龙虎会的帮主。他面对强敌却如同儿戏，谈笑之间除暴降魔。

他是一个奇男子，自然赢得众多佳丽的倾心，武林美女明姑娘与他笑傲山林，风尘侠女小苑不惜为他卖身筹款，被他从邪神手中救过的王姑娘以及紫巾帮、百艳帮的女豪杰都暗自倾心，还有被父母自幼许配的小珍和同父异母而不知真情的小琴，都对他情深义重。他陷入了情网而面临选择，他选择了圆满的结局。

目 录

录

第 一 章	夜宿万重寺	1
第 二 章	劫镖杀人案	29
第 三 章	飘零龙虎会	55
第 四 章	江湖是非多	77
第 五 章	真人不露相	101
第 六 章	追魂十八箭	117
第 七 章	临危受重任	137
第 八 章	神秘面艳帮	155
第 九 章	娇痴侠侣情	176
第 十 章	风雪访三贤	196
第 十 一 章	风尘脱俗女	214
第 十 二 章	侠骨伴柔情	231

第十三章	英雄救美人	260
第十四章	美女助英雄	288
第十五章	夜闯金银帮	298
第十六章	妙计除六魔	334
第十七章	赌注破纪录	358
第十八章	输赢定死生	377
第十九章	断十指戒赌	398
第二十章	救女友出笼	427
第二十一章	半斤对八两	459
第二十二章	善因得善果	481
第二十三章	登门拜财神	498
第二十四章	真假人难辨	514
第二十五章	善恶自分明	535
第二十六章	回家探双亲	559
第二十七章	了却恩怨事	580
第二十八章	圆满大结局	601

第一章 夜宿万重寺

“我是谁？我到底是谁？”

十分奇怪，而且是十分痛苦。堂堂正正的七尺之躯，一个魁传英俊的男子汉，竟连自己的姓名也不知道。

江湖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当然都是有名有姓的，而且大多数都有个响当当的绰号。

江湖中也有人故意隐姓埋名，不以名号示人，甚至改名换姓隐身于繁华闹市，或者遁迹于深山密谷之中。

江湖中人把自己的名看得重于自己的性命，他不会有意识改名换姓，更不愿隐姓埋名。

他正处于年轻有为的黄金时代，他身怀绝世武功。

他是谁？他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鬼见愁——邵真，邵大侠。

然而，他却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当天色已晚时，他来到这座年代已久的寺庙——万重寺。一位中年比丘尼彬彬有礼地叩问施主的姓氏，他万般无奈地回答叫“吴知”，“吴知”就是“无知”，就是“不知道”！”

他是来借宿的，好在那位比丘尼对他并没有丝毫的疑心，只是说：“对不起，吴公子，本寺历来的寺规不允许留宿男施主，尚请吴公子见谅，现在天晚夜寒，敝寺外有一马厩，已经清扫干净，只有委曲吴公子在那里暂过一宿了。”

想那邵真，乃是当今大名鼎鼎的年轻一辈中的顶尖高手，锦衣玉食，他都尽情享受过，成千上万的银子，他都可以随便送人，如今叫他去住宿在一间马厩里，岂不令人气煞。

但是邵真一点也不生气。他自仗剑江湖以来，什么样的困难他都经历过，什么样的荒山野洞他也住宿过，甚至戈壁沙漠里的饥渴他也忍受过。要他睡在马厩里，他是根本不在乎的。

唯一令邵真心烦和气恼的是他丧失了记忆，当然不是全部的记忆。

他依稀记得起一些事件的片断，但许多片断却又联不起来。

他似乎记得有一天，他遭受到心灵上的巨大创伤，这种创伤使得他发疯，他象一匹脱缰的野马般狂奔，他要跑得越快越好，跑得越远越好。刮风了，他在跑，天黑了，他仍在跑。

突然，他感觉到双脚悬空，他跑过了悬崖的边缘，从悬崖上掉下了山谷。

人从那么高的悬崖上掉下来一定会死的，他想到了死，但没有一丝恐惧。

但他没有死，他仍奇迹般地活过来了。那是因为他遇到了玉大夫母女二人。

玉大夫使他起死回生。玉大夫说他双眼几乎失明，昏迷了许多天。是的，他醒过来时只觉全身无力，骨架子都散了，眼前什么也看不见，只觉一片模糊。

以后的事，他当然记得，玉大夫替自己治疗双眼，又拿来许多药，为他恢复了体力和全身的功力。还有那个小琴姑娘，为他熬药，日夜地守候在床边，她为他而哭，也为他而笑。

可是，“我到底是谁呢？”邵真叹息着。

北风呼呼，寒气袭人，邵真孤单地站在那儿，嗒然若有所思……良久……一阵冷风刮起……忽然打了个寒噤，邵真如梦初醒地甩了甩头，拍了拍肩上的雪花，怅然步入马厩……

连衣带鞋地躺在草铺上，双手垫在脑勺，邵真的嘴里含着一根草屑，无意识的转动着，他此刻看起来一点睡意也没有，尽管夜已是这般的深沉。

墙上的那支如豆灯芯，在他微眯着的瞳孔里跳跃着，晃

着，闪着……

他思绪起伏，澎湃如潮……

他想着——不仅只是今夜和“玉大夫”的谈话，打从他带着侯爱凤向“玉大夫”求治开始，他在细细忖想……

尤其今夜他终于一睹“玉大夫”的庐山真面目——以往他双目失明，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使他不期然地想见这对他有“转变性”的名医，如今他见着了，但“玉大夫”却给他一连串的惊讶和不解，以致于疏忽见到了“玉大夫”的应有的感觉……

现在，他细细地回忆着：他总觉得她很神秘，他不太看清楚她，一来是夜间的缘故，二来是他被她提出的问题吸引住了，而忘了该细目打量她。

不过，他仍可以知道她是个美丽的中年妇人，事实上，只要瞧上一眼小琴那美俏的模样，便该知道她长得不俗了。

令邵真感到诧异的是，“玉大夫”不仅止是一名大夫，他看来像是经历了人世间的无数风霜，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似的，与其说她让人有一种冷漠，淡漠的感觉，勿宁说她令人觉得有着淡淡的悲郁、隐伤、浅忧……

邵真又想到了小琴，一想到她，他莫名其妙的感到心中一阵怪味，他并不吃惊她爱自己，只是她爱自己爱得那般强烈，倒使他感到意外……

他想起了侯爱凤，他惦记她，不知怎么样了，他想起了她的吻，那甜蜜蜜的吻……

他不知不觉地将那两张脸庞相列比较。

他觉得侯爱凤生长在荒野山郊，纯粹是个乡下姑娘，有一股淳朴、敦厚和善良的气质，也许她见的世面不多，看起来令人有点弱的感觉。

可是她虽出生乡下，却没乡下人的那股鄙陋俗气，相反的，处处的流露出有教养，知书达理的良好修养来。

她仿佛像是生长在深山幽谷的一朵百合花，散发着淡淡的幽香，气质上显得雅、美。

而小琴又是不同一个典型。

她虽生长在千金万富之家，但却也十足的养尊处优，娇生惯养，一派的豪富千金作风。她像是生长在温室里的一朵玫瑰花，看起来，虽是那般的孤傲，但却又并非真正的坚韧，只稍一阵狂风暴雨，也够使她摇摇欲堕……

约略讲来，他们两人有很明显的分别：侯爱凤是较倾向于内向型的易于羞赧、较保守、含蓄；小琴则属于外向型的，开放、豁达、活泼。

论外貌，所谓少女无丑妇，她俩是各有千秋，十分姿色里具有七、八分，不能倾国，也难以倾城。

如果说真让邵真去选择的话，他将会犹疑，正所谓鱼与熊掌，难予取舍！

正当想着，突然邵真的脑海里又涌上另一张脸孔，来得很突然而且强烈，但却异常的模糊，只隐隐的一个轮廓而已。

可是这却使邵真大大的颤栗了一下，他竭力想去捕捉那张脸孔，可是却很快的消失了……

邵真此刻的胸海顿时变成了一片混沌，他觉得额角隐隐作痛，痛得他不敢再去思索，他连忙努力使自己趋于平静……

他感到非常惊异怎么会有那么一张脸庞冒上来呢？

一刹那，他觉得那张脸庞非常熟稔，但当他认真去追忆时，却又感到那般陌生，只是一片模糊、混沌、茫然，紧接着只有一片空虚了……

用力地闭上了眼，邵真几乎要承受不住脑海的压力，一刹时，他觉得耳鸣嗡嗡，头痛得厉害，连忙透了口气，用两指轻揉太阳穴，停止了思维的转动……

这样经过好半晌，他方才感到好过了一点。

不由自主的，他又去捕捉那张脸孔；可是，任他怎么样，他却再也想不起来。

说也奇怪，他此刻再也不会去想小琴或是侯爱凤了，他直觉的那张脸庞使他颤栗、兴奋，当然也是一阵茫然……

此时，尽管夜已是这般的深沉，可是他再怎么也睡不着，一夜里，他就这般的翻来覆去，辗转反侧……

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他被一阵沉浊的脚步声惊动！

他连忙侧耳倾听，只听得那些步履声不仅沉而重，且杂而乱显示着人数众多。

邵真感到奇怪，现在什么时候了？居然会有这么多人出现……

正当疑惑，耳中忽又听到一阵急如雷雨的撞门声……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一连串的敲门声中，响起了一阵粗暴的嗓子：“喂！”快开门哪开门哟！”

“咚咚……”

撞门声一直没有停，仿佛有十分火急的事情似的。

再也沉不住气，一股强烈的好奇心驱使邵真走出屋外看个究竟……

身形如夜猫般的轻轻一跃，邵真一下跃到了寺院后面的墙角，然后悄悄的探头望去——

寺院的正门离墙角虽有四五丈远，但藉月光照射，且邵真运足目力，却也不须怎么费力便瞧清了眼前之景——

但只见约莫有十来人的光景站在门口，俱皆身材魁梧的

彪形大汉，身着清一色的黑色紧身夜行装，即头上也包着黑巾，且腰间挂着鬼头刀。

夜虽冷，但他们却皆汗渍斑斑，似乎经过了一番的波腾、冲刺。

邵真再细看之下，发现五、六人肩上扛着一个长方形的铁箱子，那箱子显然很沉重，把他们的腰干都压得弯弯的。

打量间，显然那阵急雷骤雨的撞门声已惊醒了沉睡的尼姑，但只见门呀一声被打开了来，走出一名年轻的尼姑来！

开门的尼姑一看竟是十几个粗壮大汉，本能的一惊，圆睁着惶忪的睡眼，退了一步，惊诧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说话间，寺里急急地又跑了四、五名尼姑来，显然已惊动了整个寺庙。

她们一看眼前情景，也齐齐一惊……

这时站在前头的一名虎目、鹰钩鼻子的汉子，两拳当胸一抱，粗声道：“我们弟兄想向贵寺讨个方便，不知……”

话落一半，忽见五六名尼姑向两边分开，当中缓缓走出一名老尼姑来——

正是“万重寺”的住持“璇玑神尼”。

抬了抬倦眼白眉，“璇玑神尼”扫视了眼前众人一眼，单掌竖胸，宣了声佛号，稽首顶礼道：“阿弥陀佛，诸位施主如此

深夜登临敝寺，敢问……”

话没说完，方才那发话的汉子磔声截口道：“我们想和法师要点吃的，以及要个地方歇息歇息，请大师你高抬贵手。”

嗓子虽大，喉头虽粗，措词还蛮有那么样子的有礼。

微一点头，“璇玑神尼”徐徐道：“吃的是没问题。但敝寺却无法容纳施主这么多人，而且敝寺有个陋规，夜晚当中，佛门净地不留男施主，还请诸位施主见谅。”

虎目汉子微微一愣，随即大声道：“我们弟兄又饿、又累、又冷，难道大师不能行个方便，做件好事吗？”

“阿弥陀佛，施主言重了。”“璇玑神尼”垂下目光，连忙说道：“我佛慈悲，普渡众生，施主有困难，贫尼等自当鼎力相助，此乃份内之事；只是碍于清规，贫尼无法延请施主入内，但敝寺愿意供给施主一些淡斋素菜，聊以充饥。”

一挑眉梢，虎目汉子脸上泛起一丝怒色，哼声道：“难道大师就叫我们在这大寒天之下啃东西吗？”

缓缓抬起眼光，“璇玑神尼”徐徐道：“诸位施主如果愿意屈就委屈，敝寺后面有一马厩，但恐也容纳不了诸位……”

语声未毕，虎目汉子已青筋直跳，陡地一声粗喝道：“放你娘的狗屁！你他妈的居然叫我们大爷到你的臭马厩去！告诉你，爷看你们是出家人才这般客气，否则那跟你噜哩罗嗦的？”

庙嘛，乃四众善男信女朝拜之地，谁人不能进？哼！”

一声冷哼，虎目汉子怒气冲冲的一跨步，硬是要闯进去

.....

这副样子，直把那些尼姑吓得猛向后退！

兀立不动，“璇玑神尼”不动声色地宣了声佛号，缓声道：“施主显然是武林中好汉，难道也和贫尼这等与人无争的方外人家计较吗？”

这时藏在暗角的邵真心中一阵蠢动，但一想“璇玑神尼”人家也是有武功的，非普通的出家人，况且寺里还有那“黄蔷薇”柯月霜那妮子，何不静观变化？

心念转定，邵真也按兵不动……

虎目汉子似乎也只是想吓唬的样子，他一跨上门阶，见那些尼姑惊慌失色，也就止步不前，不再逼进；稍微缓和了一下脸色，说道：“大法师，老实说，我们就是因为看在你们是出家人的份上，才这般客气，否则老子早就动粗了！讲明白点也没关系，咱弟兄都是在刀尖上讨生活的人，性子不太好，你休惹了我们弟兄，不如让我们弟兄进得寺里去歇歇，香油钱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璇玑神尼”面无表情，接口道：“这位施主请平心静气听贫尼道来；我们非常愿帮助施主，我们愿意为施主暖菜热汤；

至于请诸位施主屈就马厩，实碍于本寺寺规，决非有意轻侮诸位，事实上，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大尺度了，还请施主明鉴是幸！”

说毕，单掌轻顶一礼。

虎目汉子脸色倏地又一变，轻嗤一声，阴冷地道：“好！你他妈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海煞星’柳某人跑遍大江南北，就不信这个邪，堂堂正正的佛庙圣地，竟也拒人于千里之外，难道是怕我们强奸了你们老秃驴不成？”

这污言秽语使得“璇玑神尼”平静的脸泛上了一丝怒意，她低首宣了声佛号，低低说道：“阿弥陀佛，施主说话请放尊重些，别污蔑了清明圣地。”

噤噤一笑，虎目汉子“海煞星”粗眉一挑，冷声道：“好个清明圣地，爷就叫你成了修罗屠场也罢！”

说着昂首迈步前去……

这架势，显然是动粗了……

“慢着！”

蓦地一声娇叱扬空传来！”

众人俱是一怔，只觉一条娇小纤影刷一声，自寺里翻过了院墙，急速而出！

“慢着！”那声冷叱还在诸人耳膜中激荡，只见那条身影已

霍然伫立于地！

不用说那自然是“黄蔷薇”柯月霜那妮子了。

她迅速的扫视了众人一眼，然后向“璇玑神尼”一抱拳道：“师太，原谅我来迟了，没怎么样吧？”

凝肃的脸上展起了一抹和祥可亲的笑容，“璇玑神尼”显然是很高兴“黄蔷薇”的到来，她展笑道：

“小霜，吵醒了你是么？其实也没什么，这几位施主想借敝寺吧。”

两人对答之间，“海煞星”已有很充裕的时间来打量“黄蔷薇”。

他的脸上泛起一丝惊异之色——如不是惊异“黄蔷薇”那俊俏的轻功，但是惊异“黄蔷薇”的绝世姿容了；不过他马上又恢复了他的狂傲之色，显然，“黄蔷薇”一个女人家并不能使他放在眼里。

他转过身子，迈下石阶，面对着“黄蔷薇”，一阵嘿笑，轻浮道：“想不到如此荒山古寺，竟有这般好货，莫怪老秃驴要闭门拒客，啧！”

冷冷一瞪眼，“黄蔷薇”瞧了瞧“海煞星”，然后抛眼环扫了一下那些黑衣汉子，唇角勾起一丝冷笑，似乎将对方的身分与来路十分摸了五六分；她并不回答“海煞星”，转首向“璇玑神

尼”道，“师太，很明显的，他们想用硬的是不？”

“璇玑神尼”朝她微微一笑，轻轻一点头……

泰然一笑，“黄蔷薇”平静地道：“想不到我一来，便逢到这些事，真是躬逢盛会，三生有幸呐；师太，动拳脚的事儿，不劳你们方外人家，还请师太安歇去，别耽误了晨间早课，你说是怎么？”

微微一犹疑，但随即点了下头，“璇玑神尼”道：“我佛慈悲，能代干戈为玉帛最好不过；要不然手脚放轻点，莫伤了人才是。”

轻启樱唇，“黄蔷薇”答道：“这当然是了，佛门净地怎能涂上一片血腥！”

“璇玑神尼”凝声道：“他们人多，须加几分小心。”

说罢，转身入寺里去，自然那几名尼姑也随着进去；然后门呀的一声，关了起来……

很显然的，“黄蔷薇”与“璇玑神尼”压根儿没把“海煞星”这十几条汉子看在眼里，他们的谈话，打发“海煞星”这般人似乎是件轻而易举……

“这怎么受得了？狂傲的脸上又加添了几分的震怒，”“海煞星”只觉得有一股被侮辱的感觉，他怒极长笑，蓦地伸手一指，喝道：“好！这太好了！姑娘的豪言壮语，简直把我”